

# 天书观：从纪天书到祀碧霞

□周郢

天书观是泰山一处重要庙宇。北宋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年）六月，宋真宗宣称在泰山下获得天书，七月下诏在其处兴建殿宇以资纪念。宋《新定九域志》云：“天贶殿：在泰山下。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年）封禅，有期再降天书于此。”又《玉海·官室·殿》云：“祥符泰山天贶：祥符元年七月乙酉诏泰山灵液亭北天书再降之地建殿，以天贶为名。”

宋真宗封禅泰山时，曾专门行幸此殿。后续行拓建，扩展为一座大型观院，名天书观，又名乾元观。《宋史·张傅传》云：“知奉符县，时方修会真宫、天书观及增治岳祠，以办事称。”工成后委派道士主持观务。真宗诏兖州长吏以“天书”降泰山日（六月六日），诣观建

道场设醮致祭，永为定式。后以其日为“天贶节”，令诸州皆设醮祭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七一）。此后每年官府天贶祭礼皆于此举行，成为与泰岳庙、会真宫并列的三大宫廷庙宇之一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“祥符天子旧明堂，秦汉丰碑宿草荒”，随着宋真宗天书闹剧的告终，其各种遗迹为世人唾弃。天书观由此坠入低谷，甚至成为“湮秽食豨”之所（明《泰山志》卷二《灵宇》）。观内《天贶殿碑》《钱伯言纪游碑》等名刻亦纷纷外迁岱庙，渐现一派衰替之象。

但入明之后，借元君信仰鼎盛，天书观枯木逢春，再度辉煌。因明初碧霞祠庙祀除岱顶外，中庙红门宫、下庙灵应宫还未肇建，山下尚乏分香，难以适应信众需求。于

是人们便在废弃的天书观中，增祀碧霞元君神位，以充山下祭场。据成化二十二年（1486年）山东布政司左参议尚纲《游泰山记》云：“出城之西门，礼玉女殿，即宋天书观。”知时天书观已改玉女殿。明《泰山志》中更明确记云：“天书观，即乾元观，今榜曰碧霞元君行宫。”

天书观成为碧霞庙祀后，地位迅速飙升，成为明廷御祭之所，正德二年（1507年）闰正月，武宗颁御制告文，遣御马监太监苗逵诣天书观元君殿致祭，以祈康健（告文碑嵌观内元君殿东壁，清咸丰时移存灵应宫）。可见在明代中期，天书观已为皇宫香火祠院。直至万历敕建灵应宫后，致祭重心方有所转移。

由于明廷的尊崇，天书观香火在嘉靖朝达到极盛。特别是在河南地域有着极大的影响。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开封府太康等县信士近百人，捐铸天书观铁钟（钟今置岱庙正阳门上）。嘉靖十二年（1533年）三月，信众等募铸铁塔十三级，献于天书观。现存塔体有铭文168则，捐资者来自河南怀庆、开封等府，中有武陟县1198人，修武县93人，原武县2129人，阳武县339人，归德府109人，河内县477人。河南藩王也积极襄助庙祀，如铁塔上有郑王府宗人80人题名，又周府永宁王（朱勤烛）为碧霞元君造像，祀于天书观，并撰书记碑（勒天书观内元君殿西壁），都使天书观声名闻于一时。

◎ 捕风捉影

## 石头，白屋子

□刘水 文/图



山巅的白云。

一块十六开书本大小的石头，黑色的质地，托衬着白色的花纹，那白也不是纯白，仿佛镀了一层淡淡的金。仔细端详，像是一对人物，一只胳膊平举，好似举剑，另一只胳膊高举，似乎在振臂高呼，这不是“扬眉剑出鞘”的泰山石敢当吗？另一面的形象该是狼精了，他手中握棒，正欲转身，落荒而逃。是的，我多次看过范正安老人的泰山皮影戏《泰山石敢当大战狼精》的演出，这块石头上的画面应该就是剧中的精彩片段了。

一个孤零零的云团像帆船一样从西边的山脊上驶过来，该是一片归云吧？下雨时顺风顺雨一下飘出去了很远，等雨停了，才像一个贪玩的孩子突然想起来该回家了，他仿佛听见母亲在焦急地喊他回家吃

饭。于是他抬脚急匆匆地往回赶。看见黑龙潭了，看见扇子崖了，看见大片的白云从泰山天街方向飘过来了，他看见母亲正站在云端，翘望着他的归来。

有时我会想景物“莫须有”的意义：一块石头就是一块石头，一片云就是一片云，它能有什么意义呢？

但当我摩挲这块石头，我就忍不住去想象它像什么，就像佩索阿在一首诗中说的：“让我看到石头是多么的有趣／人们要把它拿在手中／慢慢地端详。”端详过了，又像迪拉德在《现世》一书中说的：“拾起每一颗石子，揣在身上走一段路，然后心怀感激且毫无遗憾地丢下。”

还有云，一个又一个夏天，我都在抬头看云，想一些虚无缥缈的

事情。有一天，我只有午饭后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还是跑到黑龙潭水库下去看了看云，还有白花花的瀑布。伊丽莎白·毕肖普《旅行的问题》中的诗句，似乎就是为这一条西溪抒写的：“这儿瀑布太多／拥挤的溪流／太过心急地奔流入海／山顶上那么多云彩的压力／使它们以柔和的慢动作漫过山坡／就在我们眼前化为瀑布。”瀑布本就是挂在山溪中的一片片、一缕缕流动的云。

还有日落，不一定能早起看日出，但下班后，你总可以在山脚下、在岱庙的北门，等候一场日落。在同一首诗中，毕肖普也说：“哦，难道我们不仅得做着梦／还必须拥有这些梦／我们可还有空间容纳／又一场余温尚存、叠起的日落？”于此，我的体会也许

更为深刻，过些日子我就会买回一块移动硬盘，为一场又一场的日落留足“空间”。

抚摩过一块块石头，看过一朵朵的云，在与诸般景物的对视中，我慢慢明白：所谓的“意义”，不限于景物本身，都是因一种关系而产生，而关系又因想象而美好。你不能忽略一块石头、一朵云，就像在生活中，你不能忽略身边的这个人、那个人。甚至你的“意义”，不也是生成在你与这个人、那个人的关系里？你不是孤立的，也像景物。

佩索阿说：“我不知道什么是自然：我歌颂它／我住在山巅／一处孤独的白屋子里／这是我的限定。”但如果那处“白屋子”就是一朵云，那么住在“白屋子”里的人便没了限定。

天下泰山 104

泰山晚报

◎ 责编 贾凤城 美编 石帆 审读 周鑫荣  
◎ 2023年9月7日 星期四